村屿沙棘

□ 邢 超

村在河湾边上，叫屿。双扣子村在右玉县杨千河乡边上。环村有一条大河湾，河湾宽、长，荒芜而泠冽，把村围成一座屿。河湾里的石头是灰黑色的，在河水的冲涮下，没了棱角，露在水面的部分蒙着坑坑洼洼的盐碱，风一吹，水面皱起波纹，盐碱顺着细沙往河岸晃，日复一日，静默有序。村名“双扣子”，已没人能说得清来历。听老人们闲聊，早年大河湾上有两座石拱桥，像系在河腰上的两粒扣子，因而得名；也有说是村离杀虎口近，老辈人走西口的多，村里女人给男人缝棉袄时，总要在领口处缝两颗布扣，盼着平安归来。然而，桥很早就塌了，走西口的男人也没几个回来的，只有“双扣子”的名字，一代代传了下来。再回双扣子，大河湾已不像二十多年前，能结寸厚的冰，水面是银灰色的，优雅，平静，波光粼粼。天晴时，能看见野鸟，贴着水面低飞，人一吆喝，便轻点涟漪，打着旋儿，钻进村屿深处。村屿深处，是连片的沙棘。上世纪六十年代，右玉搞生态治理，双扣子村因盐碱重、沙化多，便种了沙棘。沙棘的树干很细，呈灰褐色，带着尖刺，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片密不透风的灌丛。春天，沙棘抽出嫩黄的小芽，怯生生迎着塞北的风，在黄沙的洗礼下，把嫩芽蜕成绿叶，叶似椭圆，薄薄的，边缘带着细小的锯齿，阳光照在上面，叶脉清晰简明。夏天，翠绿的沙棘叶间蹿出鹅黄色的小花，藏在叶子中间，很不起眼。花没有香味，花期也短，没几天就谢了。花谢之后，结出一簇簇沙棘果，小小的、淡淡的，像一串翡翠珠子，挤挤挨挨，晶莹剔透。沙棘果慢慢长大，颜色也渐渐变深，由绿到黄，再到橙红，像一团团跳跃的火焰。

秋天是沙棘果成熟的季节。成片的沙棘果密密麻麻挂满枝头，红得格外耀眼。熟透了的沙棘果甜中带酸，咬一口，汁水四溢，酸酸甜甜的味道迅速在舌尖蔓延，直沁入心脾。

每到这时，村里的男女老少总不约而同背起竹筐，戴上好几层手套，武装得严严实实，去剪沙棘：有的直接吃，有的晒干了存起来，冬天泡水喝，老辈人说能治咳嗽。早年乡亲们摘了果，大多自给自足，新农村建设后，村里搞起特色农业，引进沙棘加工厂，收购沙棘果做饮料、果酱、果油……卖沙棘逐渐成了村民们一笔不小的收入。冬天，沙棘叶子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偶有几簇被遗落的果子，若隐若现，点缀在风中。遇上下雪，白的雪，黄的果，像散落人间的星子。

守村人像沙棘。从初春到隆冬，年复一年，佝偻了背。老辈人说，双扣子村是出了名的“不毛之地”，民国年间，一场风沙能把半座村埋了，地皮盐碱重，种啥死啥。可沙棘不信邪，扎下根来；守村人不信邪，安下家来。很早以前，村里多是土路、土房子，红胶泥和麦秸秆糊成的土坯墙，墙皮剥落得厉害，院门也枯朽破败，推一下吱呀乱响。新农村改造后，村里修了硬化路，通了旅游路，路边立着太阳能路灯，开了“村村通”公交，接了自来水，家电下乡、5G覆盖、快递驿站、小活动中心……这次回来，还建了房车营地、苍头河旅游景区。守村人一辈子守着村。年轻时栽沙棘、治风沙，老了守村子、护果林，日复一日，倾心在这片土地上。老王夫妻已年近八十。老两口靠种沙棘、种松树、种庄稼，养牛羊，把一双儿女，和两个孙子三个外甥抚养成家。老王年轻时是村里的壮劳力，是栽沙棘的带头人。老人说，当年栽沙棘，天不亮就上山，带着窝头和水，一干就是一整天。手上磨起血泡，挑破了继续干；肩膀被扁担压红，垫上麻袋片接着挑。有一年春天，刮了一场罕见的大风，刚栽下的沙棘苗被吹得东倒西歪，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老王他们看着满地的幼苗，又气又疼。“没办法，气过还得种。”老王嘬了一口旱烟，缓缓说。他脸上布满皱纹，挤出深深的沟壑，填满黄沙，眼窝也凹了下去，看不清他的眼神，只顺着眼睛眯起的方向，望向村屿深处，就像在凝视一段被遗忘的岁月。村里的其他人，也和老王一样，喜欢抽旱烟，喜欢看热闹，喜欢边抽旱烟边看热闹。他们凑在一起，聊家长里短，聊孩子在哪……聊昨天的话题。仿佛只有这样，能把细碎的日子拉长，能守好这片土地。我也是个守村人，守住了沙棘的根。

我像沙棘。读书时的我并不出彩，不爱学习也不调皮捣蛋，只贡献一个屁股给板凳，寡淡地捣鼓些让自己心血来潮的事。我小时候也不好看，于是开始练习微笑。直到可以微笑着表达喜怒哀惧，为自己“正容”。君子之修身也，外正其容，内正其心。在村口十字街的老书店，我淘到本收录了19-20世纪世界著名女性群像的传记，书中女性都拥有集美貌、智慧、财力、社会地位于一体的多元人格魅力。她们像株伶仃而倔强的沙棘，在灰色的命运的夹缝中挣扎生长，长出黑色的生命力，而后逆风翻盘、脱颖而出，书中有句话“做不成美女做才女，做不成才女做财女”，这句话滋养了成长期的我，也令我反思，其实都“做得成”，就像沙棘，在任何土地都能试着扎根。我很庆幸，我的成长岁月，在这片贫瘠而荒芜的土地，有这样一片沙棘，有这样一本书，指引我“正心”——我开始学习，成绩提升很快，以山西省招录第一名考入郑州警校（原铁道警察学院）。我也去画画——它培养了我的专注力；还去裁缝——它熏陶了我的审美力；也去剪沙棘——沙棘，地面之上，荆棘蔓生，地面之下，盘根错节。草木如斯，因器而形，因形而循。器物之下，衍生出多条根，向上下左右疯长；器物之上，循器而形，任尔塑造。

这便是草木的能量，也是沙棘给我的启示：五行之外超凡脱俗，三界之中和光同尘。往后岁月，每每忙碌，每每劳心劳形，都能效仿沙棘，苟一苟，钝一钝，润过去。我尝试了很多“正心”的方法，终于在文学领域殊途同归——高中时，语文老师在我日记本扉页上写：邢超，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大学开学第一课，院长讲了两句话：先就业，再择业；弯路藏福。大四那年，我开始写作。毕业后，我考入铁路公安系统，找到工作与爱好的连接点——去宣传铁路民警的故事。立业之初，筚路蓝缕。从策划一个选题到编撰采访提纲，到采访、拍摄、编辑，再到联系媒体、投稿……只有一个人。每每难时，我总会想到沙棘，即使一个枝丫，也可以生出一片荆棘。也许这就是沙棘植入我根骨的韧劲儿，让我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儿，总能与命运达成更深程度的信任与依赖，总能轻易跳出局去审视局，就像审视一株无关紧要的事，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这种平和到悲悯的通透，大概是一个作家的灵性；而我超脱寡淡的韧劲儿、简白欲张的文风，亦概来自沙棘的启示。

后来我组建了自己的新媒体团队，做出全路典范：经我们宣传，有异地民警夫妻团聚的，有助学民警被评上市级荣誉的，有助农民警把公益事业做得更大的……这让我感动于文字的力量，更感动于一株植物给予的力量。不久，我加入市级作家协会。我的引荐老师说：“我把你踹下水了，能不能学会游泳就看你了。”他不知道，光是这一脚，足已让我一生感恩。再后来，写作、投稿、出书，做公益……修齐治平、止于至善。回望来时路，小小的我，从一片沙棘地里走出，也长成了一株沙棘。

沙棘倔强、坚韧，根扎得很深，叶和果实绽放得很小。这种生命于贫寒处生长的生力，荒芜却磅礴。一如天鹅，即使蹼在水下拨出一片混沌，水面之上，依然是云淡风轻的优雅；一如竹子，蛰伏泥淖，向下扎根，只为破土时凌云直上。我站在河湾边上，村屿的风穿过沙棘，河湾那头，纸鸢飞得正高。

一丛芙蓉待霜降

□ 邢 凯

霜降一来，其他的花早就熬不住了，在一阵凉风之后就全然凋谢了。只有木芙蓉选择在最冷的时候慢慢绽放。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总感觉奇怪：为什么在温暖的秋天里不开花呢？母亲并不急着说明原因，只把手指伸过去轻轻触碰一下花瓣边沿。她手上的老茧是长期做家务留下的，所以轻轻一碰，花瓣就像被吓到一样。“花开有自己固定的时间，并不需要和其他人一起开放。”

那时我似懂非懂地望着花瓣上的白霜。细小的霜粒附着于玫瑰色的边缘，并不厚实，一层淡淡的白色好像有人撒下的盐一样。太阳还没完全升起的时候，光线是灰色的，在周围一片寂静之中只有一抹红色在寒气中浮动。母亲有时会把落下的芙蓉花捡起来，夹进一本旧书里。不是为了留作标本，而是随口说的一句话：“留一些霜降之后的颜色，在以后下雨的日子里拿出来看看，眼睛里就会亮起来。”那本书被放到老宅子里的一个木柜子里，上一次回去翻了一下，发现书页已经发黄了，被压住的部分也由原来的浅褐色变成了现在的深褐色，只剩下了当年的大致形状可以辨认出来。

母亲并不是一个喜欢讲大道理的人。她一生都是这样，在霜降的时候采摘芙蓉花。周围的日子一天天地冷下来了，别人忙于随波逐流的时候，她有自己的节奏。以前家里困难很多、生活很简朴，并不常听到她叹气的声音。天气转凉之后依然早早起床生火做饭，给全家人洗衣裳，在菜园里收最后一茬青菜。被霜打过的菜叶子变硬了，她在捡菜时手指被冻得通红，但是还是继续干活。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总是想往外跑，认为稳定就是平淡无奇，并且总要走在别人前面。每次离开家的时候，母亲都会把我送到路口，但是她说话很少、很少劝解，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不需要随大流而动。”当年我没有放在心上，多年以后的一个同样结了霜的早晨看到一株独自开放的木芙蓉时，那句话才渐渐地进入了我的心里。

今年霜降的时候，老院子就只有我自己了。

风依旧很冷。落叶依然在墙角打转，芙蓉依旧按时开放，红得十分宁静。但是石阶旁边，却再也没有那双去触摸花朵的手了。我学着当年母亲的模样，俯身拾起一瓣花瓣。霜已融化，触感柔软湿润，带着一点潮湿的凉意。风吹过，花枝轻轻摇曳了一下，还有新长出来的花苞正要往外钻出来。

一切事物都按时序枯萎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总是在寂静中慢慢地盛开。

我没有摘下花朵，也没有把花瓣夹到书中去。就让它们待在那儿吧。太阳渐渐升起，淡白色的薄雾也逐渐消散了，在一片灰色、黄色交织的秋天里，有一抹红色若隐若现地飘着。

风又起了。下一个霜降的时候，这丛芙蓉，还会记得，曾经站在这里看花的人吗？花有花期，人有归期；而爱在，霜降便不是凋零，是另一种盛开。

致第27个记者节（组诗）

□ 王 波

节序寄怀

我们迎来第二十七个记者节
节日载着对真相由衷的敬畏
盛满对责任深沉的尊崇
藏着世间，献给记录者的敬意

深耕媒体与新媒体，倏忽十余载
漫漫从业长路
令我对这一日，漾起厚重情愫

一名真正的记录者
是惠民政策的传讯人
是时代变迁忠实的描摹者
亦是公平正义执着的守望人

舆论的平衡

时代车轮滚滚奔行
互联网重塑传播的山河
人人皆可发声，自媒体蓬勃生长

官媒为舆情锚定根基，安定人心
自媒体延展视角，填补信息空隙
二者共生，构筑辽阔舆论天地

可传播之途，常陷失衡的困境
当监督的锋芒缓缓隐去
只剩赞颂，回避现实深层的问题

正如古老箴言娓娓道出
孤阴不长，独阳难以萌生
赞颂与叩问，本就该共生持衡

初心的重量

办公室墙面，锦旗静静垂挂
奖杯与证书，沉载沉甸甸期许
每一面锦旗背后
都藏着一桩诉求
一桩化解的难题

十余载恪守心底信条
不为利益裹挟
只为百姓发声
旁人笑我，常操陌上众生心事
不辞辛劳，奔走于民间烟火里

收到远方网友传来的求助
也曾迟疑，是否算多此一举
转念深知，化解萌芽的矛盾
方能守护安稳，稳住一方舆情

以笔墨为炬

铁肩担起道义，妙手书写篇章
十字箴言，是新闻人恒久的信仰

以脚步丈量辽阔大地
以笔墨铭刻滚烫初心
以镜头捕捉世间鲜活真情

于时代浪潮稳稳立定立场
于舆论漩涡长久守住清醒
执着追寻真相，守护人间正义

第二十七个记者节
回望亦有期许
愿所有执笔之人，不忘肩头重任
既为时代高歌，也为正义呐喊
以笔墨为炬，续写时代崭新篇章